

道教風俗談

史孝进 刘仲宇 主编

DAOJIAOFENGTSUANTAN

- 人生礼俗篇
- 岁时风俗篇
- 神诞庙会篇
- 消灾祈祥篇
- 旅游陶冶篇



上海辞书出版社

道教風俗談

史孝进 刘仲宇 主编

DAOJIAOFENGSUTAN

上海辞书出版社

- 人生礼俗篇
- 岁时风俗篇
- 神诞庙会篇
- 消灾祈祥篇
- 旅游陶冶篇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道教风俗谈/史孝进,刘仲宇主编;黄景春等编. —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3. 11

ISBN 7 - 5326 - 1331 - 3

I. 道... II. ①史... ②刘... ③黄... III. 道教—风俗习惯 IV. B9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99355 号

道教风俗谈

世纪出版集团 出版、发行
上海辞书出版社

(上海陕西北路 457 号 邮政编码 200040)

上海商务联西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 × 1168 1/32 印张 11.5 字数 288 500

2003 年 12 月第 1 版 2003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6 000

ISBN 7 - 5326 - 1331 - 3/B · 40

定价: 22.00 元

序

史孝进

中国有五千年的悠久历史，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兼容并蓄，丰富多彩，始终是维系中华民族的精神纽带。中国的传统文化经过长期的积淀，逐渐形成了以儒、释、道为支撑主体的三个思想文化体系。儒家是社会政治和伦理的学派，佛、道才是今天意义上的宗教。而这两种宗教中，唯有道教是中国本土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凡是宗教都有广泛的群众性，作为本土宗教，道教深深根植于传统文化的土壤中，不断吸取民族文化的滋养，形成了道教特有的文化内涵、意蕴，从而也对中国文化的各个方面都有相当大的影响。在长期的流传过程中，道教渗透到社会、文化和老百姓生活的诸多领域，与民众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发生了紧密的联系。民俗，就是其中重要的一个方面。

我和上海道教界的同仁们常常在一起谈论，如何将道教在中国文化中的地位具体而微地说清楚，是一个相当大的课题。说他大，是因为中国文化博大精深，上下数千年，地方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在世界上的传播又与日俱增，而道教是在中国文化中生成发展的，在中国文化的哪一个方面都可以觅得道教的影子。论典籍，《道德经》的注本过千种，现存《道藏》煌煌五千数百卷，散在《藏》外的道书恐怕比已入藏者更多；论中国的哲学，不研究道教哲学，难免挂一漏万；谈中国科学史，离开了道教的内外丹术和其它科学成就，什么中国人的四大发明，什么近代实验化学的先驱，都无从谈起。总而言之，讨论道教与中国文化这样的话题，尽管有学者从宏观上作过一些阐述，但比起历史和现实中

道教与中国文化关系的深度和广度，都还远未能穷尽，恐怕也无法穷尽。目前比较实在一点的做法，是从一些具体的事件，或者从逐个的文化领域下手。有人建议，不如先从道教与老百姓生活的紧密联系讲起，谈谈中国风俗中的道教影响。于是我们组织了若干作者，共同担当起写作任务。经数月探究和写作，便有了贡献在读者面前的这本书。担任写作的几位，都是在道教研究和民俗研究中卓有成就的专家，以前已都出过几本精深的著作，要他们往深里挖掘，自然不难。但是我和道教界的同仁们都希望他们写得通俗一些，让一般的读者能读懂，且易产生兴趣。所以定下书名叫《道教风俗谈》。谈，不是论，更不是通论，所以选的话题，比较自由，谈的范围，只是依民俗领域大致上归几类，每一类不求每一话题都说，更不要求穷尽所有的领域。让人们更多了解道教文化，看到她仍在当代社会上，在自己身边活生生的存在，是我们编写此书的初衷。

在这里，我要谈谈道教在中国民俗中影响的特点，及其意义。

民间的风俗，是千百年来民众的生活习惯，也是传统的表现。人们过春节、过端午、过中秋、闹元宵，年年如此，总要热闹一番。但并不一定知道这是为什么，只是觉得先辈们就是这样传下来，周围的邻居们都这样做，所以自己也应跟着这么办。因此，民俗，至少是中国民俗，一个重要特点是其稳定性。因其稳定，一些古老的传统做法从秦汉以来就已存在，并流传至今。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变迁之大，前所未有，许多古老的风俗也跟着改变，其间尽管有这样那样的演变，但格局基本不变，有一些稳固的成份保持到今天。上面讲到各种年节时令风俗就仍保留了下来。由于它们的存在，表现了中国文化的顽强的生命力。它们是传统的表现，是传统的载体。我们说道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因为宫观、道士的存在与活动，而且也因为她仍活在中国人的民间风俗之中。民俗一般都具有全民性，影响面非常广。道教

参与到中国民俗之中，加强了她与中国各阶层民众的联系，使她的根深深地扎到中国社会的土壤深处。

道教与中国民俗的紧密联系，表现了她对中国人民生活多方面潜移默化的影响。这种影响，通过不同的途径渗透到老百姓的生活中去。其一是本来就年年例行的传统风俗，老百姓在实践中移植道教的某些做法，某些观念，从而为这些风俗敷上了道教的色彩。比如在民间的庆寿活动中，常要请寿星、麻姑、王母娘娘和八仙等到场——当然是在画图、戏剧中登场。春节时，民间常要玩些乐子，或有好事者扮演专司吉祥的神仙，其中最突出的是跳加冠——扮天官，讨“天官赐福”、“加冠进爵”的口彩；跳财神，——自然是如同跳者所唱的那样，祈祷“金银财宝骨碌碌滚进来”。又比如，由于传统的农本思想使中国对时令节气特别重视，由此形成了一些庆祝活动，内容丰富。虽大多活动产生于道教之前，但在发展中，渐渐加入了道教内容。老祖宗原就留下年底大祭群神的习俗，而在除夕中的接玉皇的习俗是从宋代以后形成的。可见，民间认同了道教中的玉皇为最高天帝的说法。其二是由于道教的一些活动带动了某些风俗的出现。最突出的例子是各类神诞、庙会。中国人本有在祭神时集会的习俗，古代祭社神即后世的五谷与土地神，同一区域的民众便会临时组织起来，举行祭祀、娱乐等活动，叫做“社”，而道教的神仙众多，在民间影响大的神仙的生日，都会有大批的民众进庙祭拜，或者以宫观为中心，举行各种纪念、庆祝活动，即是“庙会”。据有人统计，本市奉贤县（现改为区）旧时一年的庙会大大小小有一百多个，其中多数为道教神仙或民间信仰的神灵的庆典。查道书《许真君玉匣纪》所载的诸真圣诞日，每月都能摊上几个神仙的生日，也就意味着民间会有相应的祭祀等风俗。其三，是道教中的某些高道的活动或者有关他们的传说，在民间流传后，渐渐被融合到风俗中去。比如古代除夕有喝屠苏酒的习俗，王安石《除夕》诗中便写到“爆竹

声中一岁除，东风送暖入屠苏”。这屠苏酒，据说传之于南朝和唐初的高道孙思邈，或说是传之于不知名的老道长，无论如何，都是由隐居修道之士的某些秘方在民间演变而来。而从根本上说，这类仙酒、仙方都是道教修仙活动的余事。最后，也有一些风俗，是道教的劝善活动在民间产生的直接影响。比如《文昌帝君阴骘文》中提出禁毒鱼虾，禁烧森林，都是提倡保护生态环境的良俗，在民间，很长时间里是认同和执行的；其中又提倡做好事不论巨细，象施茶水、照夜渡，剪除当途荆棘、拾去路中瓦砾，也多数为老百姓所长期奉行，成为朴素无华的良俗。不论是什么途径，一旦进入，道教在中国人的风俗习惯中便留下深深的烙印，虽经岁月的风雨冲刷，却反而与民间的生活结合更为密切，有的根本就分不清是民俗中原有的，还是道教渗入的。如果仔细盘点，便会发现道教与民俗的这种结合，产生的效应相当深刻。从自然节律看，中国人的年节时令中道教色彩时隐时现；从人生礼俗看，出生、成长，乃至于寿终正寝，种种环节，也常看到有道教的影子，求子和丧葬礼俗中尤其突出；从社区和家族的生活看，象太平清醮、送瘟船等等习俗，都强化了社区的交往，家族的团结；从个人的追求看，拜太岁、接财神、拜文昌等，都表达了对前程或美好生活的积极向往；从民间的娱乐看，逛庙会曾经是许多辈人共同的娱乐方式，尤其是围绕敬神而展开的各种戏剧、杂耍、武术表演等，在古代曾经是劳作辛苦之余呵呵一笑的重要机会，直到现代，也仍然吸引着大批的观众和采风者。如此等等，要想全部罗列出来，恐怕编上几本大书也难穷尽。

风俗通过各种具体的形成表现出来，似乎是民众只依习惯消极地举行，但民俗本身对社会的影响，更深入地说，对人的影响，并不是完全消极的。不用说，生活在良俗中的儿童与生活在恶俗、陋俗（如有些地方赌博成俗，甚至于吸毒成俗）中的儿童，其人格的差异不难想象。风俗表面看只是形式，但其中包含着丰富的

社会心理因素，而且在长期的传承中，这种心理通过民俗保留下来，使得它们更加巩固。因此，民俗既是在一定的社会心理下形成的，又潜移默化地将这种心理在一代又一代人中延续下去，最后成为一个民族文化心理的一部分，也许是不那么自觉被运用，却稳固地起着作用。道教在参与、影响中国民俗的同时，也就参与了中国民族精神的建构和民族精神的塑造。认识到这一点极为重要。由此，我们不仅看到道教的哲学、科学、文学艺术等等的历史价值，还看到她在中国民众生活中流淌的痕迹，并且与民族认同、民族感情相激荡，在当代，在以后，都会在炎黄子孙身上体现出来。

应当指出，道教对中国民俗的影响，以及通过民俗对中国民族精神和国民性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从主导的方面说，道教带来的是积极的、色彩明亮和健康向上的精神。道教是重生、贵生的宗教，提供给民俗的观念乃至人们生活习惯，许多体现了这种精神。如强调“病从口入”，提倡“劳逸结合”，相信“我命在我不在天”，都对中国人的卫生和健身习惯有很好的引导。在对神仙的崇拜中，不是提倡仅仅消极的皈依，而是在敬畏神明的同时，要求尽到人事，尤其是要敬德待时，即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将德行的修养放在首要的地位，遇到困境，还得检查自己是否德行有亏，如有便须虔诚悔过；禳灾、送瘟一类仪式表达了集体的安全意识，有利于社区的组织和团结。即使是为民众办丧葬仪式，也是以帮助事主摆脱哀伤、消除恐惧为主，即体现民间所谓“办白喜事”的意向。表现在民间娱乐、歌曲、戏剧中的道教成份，则以喜庆为主，一部分演示了高道、神仙斩妖去魔的故事，昭示正义战胜邪恶的信心。进入民间的工艺品，或者表现在建筑物的装饰上的神仙，也是以象征吉祥为主，象“暗八仙”即以八仙手上所持宝物为代表的工艺装饰，就是美观的吉祥图案。总之，道教带入风俗的，主要在于表达人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在受到挫折时则通过

某些仪式，消除内心的忧思，重建对生活和事业的信心。作为宗教，道教带入风俗的内容和形式都有不同于世俗的特点，上面讲到的这种积极向上的精神，是其主流，是与《易大传》“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精神相一致的。

我们常说要弘扬祖国优秀的传统文化，是每一个炎黄子孙的责任。要弘扬，首先要了解。这本书从一个小的视角，讲了传统文化民俗领域中的若干事项，它们都与道教有关，但又越出了狭义的宗教的范围，而与我们身边的一些事，与我们的行为习惯联系着。因此，透过它们，能够折射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某些特征。从这个意义上说，这是一本让读者，特别是年轻一代读者认识祖国固有文化的辅助读本。我们也希望它能起到这样的作用。

最后需要说明两点：一是本书是我们上海市道教协会道教文化建设的一个初步成果，今后还会陆续有一些有关道教文化方面的书籍以飨各位读者；二是本书的出版得到了于鹏彬、陆海龙先生的大力帮助，在此谨表感谢！

2003年9月1日于海上白云观



引　　言

刘仲宇

这本书取名为《道教风俗谈》，是想向读者介绍中国风俗中的道教影响，指出道教在民间风俗中渗透的普遍和深入。风俗这样东西，与民众的日常生活结合在一起，难以分割。然而每一时代的人们依着某种习俗生活，却不一定知道它们的来历，恐怕多数人也不会去考查它们的来历。所谓相沿成俗，就是指人们是在不知不觉中相互沿袭着它们。影响中国民俗的因素很多，道教就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如果有人想要明白中国民间风俗的来历，以及其中所体现的文化精神，就不能不考察其中的道教因素。

中国传统文化中，有三种在历史上影响最大的学说，以及与之相关的社会实体，那就是合称为三教的儒家、佛教和道教。古代说的三教，是三种教化，即三位圣人孔子、释迦和老子的教导，与今天说的“宗教”之教，有所不同。严格说来，与今天所称之为宗教的概念相符的，只有佛教和道教；儒家算不算宗教，现在学术界还有争论。作为中国传统宗教之一，道教对中国的文化，对中国人的精神面貌有深刻的影响。这种影响，不仅表现在像哲学、社会学说、伦理思想等成系统的意识形态之中，而且渗透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成为人们生活方式的组成部分。其主要的表现，是不少全国性或地域性的风俗习惯中，常常透出道教的因素，有些是直接可以看到的，有些是要经过梳理和寻觅之后才能弄清的。

道教与中国民俗的关系，可以追溯到它形成之初。原来道教是从中国古代的巫文化中成长起来的，在形成与发展中又以道家的学说作为理论的旗帜，同时也吸收了其他一些社会、政治和哲

学学说。所谓巫文化，本来是原始时代全民性的信仰以至于生活方式。进入文明时代，即历史上称为夏、商、周的三代，巫文化部分地保留在王朝的典章制度即所谓“礼”中，大量地仍留在民间。到了秦汉时期，巫文化的力量仍然普遍地影响于朝野，在民间的丧葬活动、生产活动中，对疾病的禳解和治病中，都可以看到它的影子。原来老百姓的许多巫风俗，被早期道教所吸收。道教是一种制度化的宗教，在组织程度、理论成熟和仪式的规范方面都大大优越于原来的巫文化，所以很快便取代了巫文化在下层社会中的地位。作为一种宗教，道教具有的群众性，与巫风俗的全民性很容易地结合在一起。以后，随着道教在社会上影响的扩大，它对中国民俗的影响也慢慢加深，且范围不断扩大。历史上，人们生活中的大多数领域，其习俗，都有道教的烙印。以年节时令说，从过春节时初一的接喜神、初五的迎财神，直到腊月廿三的送灶君、除夕的接玉皇，常常可见到神仙们的影子；民间的祈嗣习俗、育儿习俗、婚姻习俗，以及寿终正寝时的殡葬习俗，一生中断断续续，也或多或少地与道教有关。至于个人或地域性的消灾祈祥的活动，也常有道教仪式的参与，有时甚至唱着主角，比如海峡两岸共行的送瘟神、送王船，就是鲜明的例子。中国人的旅游习俗、健身与卫生习俗，也都与道教有着密切的关系。

历史发展到今天，中国已经在现代化的道路上加速前进。星移物换，社会转型，原来的习俗中不适当当代生活的内容和形式不能不退出历史舞台。但是许多古老的风俗仍然保持着，只是渗透进了现代生活的因素。比如古代举行罗天大醮，目的主要是祈祷风调雨顺、国泰民安，1993年在北京举行的罗天大醮，则加上了祈祷世界和平的内容，带有和平与发展成为主题的时代印痕。与道教有关的民间习俗的大多数，现在仍然可以见到。只是由于地域文化的差别（比如城市与乡村的差别，城市中风俗的变化较大，而乡村保留传统较多），以及当代人们对信仰，对文化的多元

选择，各地方、各人群对于这些风俗的重视和参与程度会有相当的不同。

不管怎么说，道教风俗都是一个值得探讨的话题。

然而，道教风俗又是一个不容易说的话题。原因一是来自于民俗本身的特点，千年百年沿袭着的风俗，根扎得很深，却不一定有全面的文献记载其来龙去脉，现在要查证，便着实要费一些功夫。另一个原因是来自道教。道教作为传统文化的一支，其重要性已经引起了重视，不过对它重视且展开研究的时间毕竟很短，对它的典籍，对它的仪式，人们了解得还很少。这样要想将道教与中国民间风俗结合在一起讨论，在资料上，在理论模型上，准备都显得不足。好在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这方面的研究已经陆续有所开展，从事道教研究的和从事民俗学研究的这两部分人都取得了若干成果，尽管还不充分，但仍可以作为我们的介绍的参考。

要说明的是，本书的定位，在为一般读者谈谈道教风俗的某些侧面。说“谈谈”，表明我们注重书的通俗性、可读性与知识性。当然这样做，并不排除书的学术性。只是这种学术性是融于通俗性之中的，它表现为对所谈的内容有严肃的查证，特别是对某一风俗在道教中的渊源，绝大多数都查考了道教文献。但是，与严格意义上的学术著作不同，我们对有关文献不作全面和大段的征引，更不做烦琐的考证，以期能使一般读者有兴趣读下去。说某些侧面，表明我们不想全面地介绍道教与中国民俗相关的一切方面。说实在的，这样的任务是一本小书无法承担的。道教与中国民间风俗的联系过于广泛，一本小书很难兼顾到一切有关的领域。而且，如古话所说，千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风俗具有全民性，又具有地域性。同一与道教有关的风俗，在各地的表现会有相当的差别，比如民间举行的太平清醮，各地请的神就不完全一样，因为除了道教神仙谱中固有的那些神仙之外，各地还有各种民间信

仰的神，举行仪式虽是道教的，请的神却要求涵盖当地百姓信仰的全部神灵；同一送瘟神的民俗活动，因为地理等因素，各地具体做法乃至于叫法都会有所差异。这样，如果跟着全部民俗事象跑，便会散漫无际，难拾头绪。所以我们在里只采拮其中的一部分加以介绍。因此，下面展开的，将是道教风俗的若干画面。

2003年8月28日



目 录

人生礼俗篇	1
道门送子娘娘多	3
“象征”求子与“谐音”求子	11
妙趣横生的“拴娃娃”习俗	13
唯一的男性赐子神——张仙	17
“千里姻缘一线牵”的由来	19
婚礼上敬拜的神仙们	22
姜太公与“回避”贴	25
道教神仙与长寿	28
男拜“寿星”，女拜“麻姑”	32
活跃在祝寿活动中的八仙	35
热热闹闹祝寿戏	38
道教和民间的阴间观念	43
岁时风俗篇	49
过大年时祭祀多	51
破五都来接财神	59
天官赐福话元宵	66
二月二，龙抬头	71
清明节城隍出巡	76

把酒话端午	79
宋真宗钦定的天贶节	83
七夕乞巧话织女	86
地官赦罪中元节	91
中秋节赏月也拜月	94
重阳登高插茱萸	97
十月初一的追思	101
水官解厄下元节	104
小年祭灶王	106
岁暮神仙多	111
神诞庙会篇	119
正月初九拜玉皇	121
猛将出巡扫蝗虫	124
燕九节上结善缘	128
当坊土地当坊灵	131
二月十五老君诞	134
蟠桃会上尝仙果	137
盘古山上祭真人	140
真武大帝庙的香火	142
妈祖神诞酬神恩	144
温元帅出巡逐瘟疫	149
三月廿八拜东岳	154
葛仙翁诞日求仙方	159
四月十四“轧神仙”	165
泰山娘娘香火盛	170

药王庙会敬药王	173
城隍庙会祈太平	177
关帝庙堂遍九州	181
都天大帝出巡收灾	185
八月初一朝仙会	188
黄大仙香火传海外	191
 消防祈祥篇	197
 打醮和看戏	199
最隆重醮仪——罗天大醮	203
社区安全的祈祷——太平清醮	207
纸船明烛送瘟神	212
两岸同风说王醮	217
简化的送瘟仪式——拔茅船	220
对延长生命的向往——拜斗	221
仙乐悠扬渡仙桥	227
度亡消灾翻九楼	230
对人际仇隙的消弭——解冤结	232
对付凶神的想象手段——送白虎	235
抵御育儿风险——度关煞	237
话说护身符	240
照妖镜趣话	242
戴福还家与仙家吉祥物	245
黄大仙前话抽签	248
台湾香港的扶乩习俗与道教活动	253
从白族的奠土看道教对少数民族风俗的影响	259

苗族民间咒水治病中的道教成份	262
旅游陶冶篇	267
第一仙山武当山	269
洞府天成说茅山	277
道教圣地华山	284
五岳独尊数泰山	291
仙都龙虎山	298
神仙之庐话庐山	305
仙境幽幽青城山	309
二郎神故里都江堰	315
龙门祖庭白云观	319
第一福地楼观台	325
人间酆都平都山	330
神窟仙宅崂山游	335
洞庭湖中觅仙踪	341

